

前隐秘而小众的生意，开始受到广泛关注。在网络搜索“AI复活亲人”关键词，大多数店铺都会在交易页面上标注“AI修复”“AI定制”“AI智能克隆”等关键词。此项服务的价格从5元至上万元不等，貌似价格越高，效果越丰富。

在国外，复活逝者同样是一门新兴的产业。早在2017年，HereAfter创始人詹姆斯·维拉霍斯根据父亲生前遗留的数据创造了聊天机器人，很快就收到了相关咨询和定制订单，“一开始我没考虑过把它商业化，”他表示，“但一切都变得非常理所当然，这就应该是一门生意。”

2020年，加拿大人约书亚在名为Project December的AI聊天机器人网站，“复活”了女友。这个聊天机器人是基于GPT-3语言模型开发，只要通过特定语料的训练，几乎可以模仿任何风格的对话。如今，登录Project December网站，只要填写一份问卷，提供模拟对象的姓名、年龄和爱好，外加具体记忆和事实，就能和AI模拟出的逝者对话，一切只要10美元。

去年清明节，B站UP主吴伍六“复活”了已故的奶奶。吴伍六说，奶奶因病住院，不久后病重离世。他在病床前守了半个月，说了很多话，但可惜奶奶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。他从小由奶奶带大，与奶奶感情很深，一时半会儿完全无法接受奶奶的离去。于是他利用奶奶生前的影像资料将奶奶“复活”了。隔着屏幕的奶奶开始对吴伍六嘘寒问暖，让他倍感温馨。

在B站等平台上，不乏讲述用AI“复活”亲人来弥补遗憾的视频，

还有大量教你如何AI复活亲人的保姆级教程。和吴伍六一样，他们都对与亲人再见一面有着非常强的“执念”，希望通过复活逝去的亲人弥补今生的遗憾。

最近一次AI复活亲人引发巨大争议的是著名音乐人包小柏复活女儿。包小柏的女儿乖巧可人，非常不幸年纪轻轻就罹患重病，尽管包小柏不惜倾家荡产，甚至为她捐献了骨髓仍于事无补，女儿最终在2021年年末香消玉殒。中年丧女的包小柏十分悲痛，重新攻读博士学位，深入研究AI技术。三年后的今天，包小柏利用AI技术，再次赋予女儿“生命”。“复活”了的女儿，不仅与家人重新相聚，还能为妻子唱生日歌。他说，“AI就是寄托思念的工具，也是一种思念的表达方式”。

支持包小柏的人认为，让技术打破“无处话凄凉”，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。但反对者认为，哪怕数字人复原程度再高，终究是没有灵魂的一行行代码。无论面相、动作和声音多么逼真，它始终不是逝者的真情实感！当记者看到COCO的复活视频时，更多的不是慰藉，反而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怪异感。由此更加能够体会乔任梁父母的痛苦。

最近刚刚遭遇丧父之痛的木子说，她是绝对不能接受AI复活亲人这项业务的。这样的复活亲人非但不能减轻思念之苦，反而会让人加倍痛苦，好不容易从悲痛的情绪中走出来，又重新陷进去。“通过AI技术‘复活’去世的亲人，虽然可能暂时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但长远来看，这种做法将会让活着的人长时间生活在记忆和哀恸中而消沉下去。”木子说，父亲一定也不想

自己被以这种方式复活，生前饱受病痛折磨的他多次表达想安静地离开的想法。

“亲人的离去能让我进一步成长，让我意识到即便没有这个人，我也可以勇敢地活下去，我会因此而变成更加完整。”

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真实的东西最有力量。AI复活的亲人并不产生真正的情感，它只是在做一种情感模仿。“喜欢”的话中透着假、透着不真诚，就像一个典型的“渣男”，拥有一套固定的话术，像“中央空调”一样温暖每一个人。“我不建议用AI技术复活去世的亲人。对逝者最好的纪念，是生者活得更好，更精彩。人不应该生活于虚假的幻象中，而是要往前看，这才叫生生不息。”

谁在购买AI复活服务？

打开某著名的购物软件，可以发现大多数提供AI复活的店铺在咨询过程中显得尤为小心，当被问及是否能够“复活”名人、明星时，有相当部分商家都表示无法接单，只会接手缅怀已故亲属的单子。

下图：一位受访者与“AI复活”后的奶奶“通话”，寻求另一种形式的情感寄托。

